

少女日記



少女
日記
上卷

衣萍
鐵民
合譯

民國十六年三月出版
民國十七年三月四版

從五〇〇一——七〇〇〇冊

譯者

衣萍
鐵民

校者

曙天

少女日記

上卷

定價七角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口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序

這個屬於中上階級的少女所寫的日記，有一篇最好的序言，就是心理學大家弗羅特（Sigmund Freud）一九一五年四月十九日所寫的一封信。在這信裏，那著名的維也納心理學大家保證這作品的不朽的價值。他說：

『這日記是一個寶物。我相信 從古以來，沒有一種作品像這日記這麼使我們能夠透切地看出一個屬於文明社會青春情發動期的少女的心靈。這日記，可以使我們明瞭感情——從幼年的唯我主義達到成熟期——的遞變；可以使我們知道父母和家屬的初期感情怎樣的顯現，怎樣漸漸地變為更莊重更親密，可以使我們知道友誼怎樣形成，怎樣毀壞。我們可以從這日記裏觀察愛情的萌芽，以及其傾向的第一個目的。最要緊的，是使我們知道性生活的神秘怎樣開始含糊地引起少女們注意，

怎樣盤據着少女們正在發展的知慧的全部；於是使少女們在許多祕密的性知識的重壓之下掙扎；但她們漸漸地能夠肩任這個重擔。開於上面這些事，這日記裏面寫得十分美麗，十分的莊重，十分的質實，不能不使教育家和心理學者們發生至高的興趣。」

「請你快快將這日記付印，這是你的重大的義務。我相信，凡是愛讀我的著作的學者們，都要竭誠地感謝你。」

付印的時候。編輯者對於原稿絲毫不曾遺漏，不曾增加，也不會刪節。有幾點是尊重原著者和日記中所提及的人物的意見，不得不略加改易。所以姓氏，教名，和地名都有所改易。經過這種改易，原作者纔允許我們將這日記自由地呈獻於敬愛的讀者之前。

凡有文法上的小錯誤和詞語欠雅潔的地方，都未加修改。拿這些地方和全文比照起來，不能說這少女沒有支配言詞的能力。這都是無意識作用所引起的官能

的謬誤，應該看作真情流露的痕跡。

編輯者

一九一九年，八月，維也納。

小記

在少女日記譯好以後，我本想寫一篇長序，把我自己對於這書的意見大略說說。不幸那篇序剛寫成三分之一，我自己却病倒了。起初是胃病，接着是時症，再接着是目疾，直到現在還昏昏沉沉地躺在家裡休息。那篇長序是一時沒法寫成了，而少女日記上卷又已排好，老板爲了生意關係，急於催着出版，所以只好把心中想寫的長序留着，作爲後記，刊在下卷之末，現在且讓少女日記上卷先與中國讀者見面了罷。

我們翻譯這本少女日記的歷史也不妨說說。大約是去年秋天，我偶然在語絲第八十期上看見豈明先生提起這本書，以後便去向豈明先生借來看。因爲自己感着這本書十分有味，又想到這書譯出或者可使中國的道學家數育家和正直的紳士們

長些見識罷，於是便起了一個翻譯這書的念頭。但自己因爲多病事煩，這書頁數頗多，而且極不易譯，所以終於不敢動筆。後來得着老友鐵民的合作，又承豈明先生懇切的指教，所以纔敢着手進行。鐵民翻譯這書的勤苦是值得介紹的，這書第一次的草稿差不多全是鐵民寫定的。他寫定草稿花去三個月的時間，後來我逐句校對改削又經三個月的時間，以兩個人六個多月的時間，纔將這本日記譯完。因爲原書所有「文法上的小錯誤」在中文譯本裏沒法保存，又不敢多所改略致失少女筆下的風味，所以時常爲了一個小句我和鐵民爭執半天。我們不敢說我們的譯本怎樣完美。譯這書實在比譯一切書更多一層困難，因爲「這少女沒有支配言詞的能力」，我們要從她的「謬誤」的句子裏面猜出她的意思來，在我們這些能力薄弱的人，實在是夠苦的了，我們已經用了我們全副的精力，對於譯這本書，這是我們敢於自償的。

爲了篇幅過多的關係，我們把這書分成上下兩卷，以第一年及第二年爲上卷，

以第三年及末半年爲下卷。這在讀者沒有什麼不便的。而且我敢大膽的說：讀過這書的上卷的人，沒有不急於要讀下卷的。因爲這書濃厚的興味會征服讀者的心靈，雖然那下卷的結局也許會引起無數的讀者意外的悲哀和眼淚。

我們很感謝周豈明先生的指教，吳沆業君的幫助，以及曙天女士對於刊印這書時的勤懇的校對。我們盼望忠實的讀者的指教。

衣萍 病中 一九二七，二，二十六。

第一年

一九……年，七月十二日。

海娜和我現在都記日記了。我們倆早就約

定，考進高等學校之後，各人每日要記一篇日記。朵鸞也有一本日記，只要我去

翻看一下，她就會發脾氣。我叫海倫尼爲「海娜」；她叫我「麗達」；「海倫尼」

和「格麗蒂」兩個名字都不雅。朵鸞自己取名「秀亞」，但我仍舊叫她「朵鸞」。

她說孩子們（指我和海娜）可以不必記日記。她說我們將記下一大堆不通的東西。

我想，決不會比她和莉蕊記的更不通。

七月十三日。

我們的日記，本想從暑假後記起，但我們現在就要分離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記。這樣，我們將來能够知道，彼此在假期裏做了些什麼

事。

前天，我們受了入學試驗，這是很容易的，我在默寫時只寫錯一個字，寫錯了。女先生說，「這是不緊要的，不過是一點小遺漏。」對呀，我明知道當中有有一個「」的。我們倆都穿着白色的衣服，束着玫瑰色的絲帶；大家都當我們是姊妹，至少是堂姊妹。有一個堂姊妹當然是很好的。但最好的還是朋友，因為彼此什麼話都可以談談。

七月十四日。中學校的女先生很和氣。爲了她，海娜和我都很憂悶，因為我們現在不進中學校了。那時，每天上課前，我們總可以和她在教室裏談話。但我們現在也很高興，因為有許多別的女孩子。進了高等學校的人比在中學校時體面得多；所以女孩們都發狂似的。「她們驕傲得要發瘋了」，我的姊姊說。（她這話是指我和海娜說的，但是說得不對。）「我們的兩個學生，你們一定要

從鄉間寫信給我。」女先生曾經這樣說，當我們回來的時候。我一定要寫信給她。

七月十五日。

莉蕊，海娜的姊姊，並不像朵鸞那麼惹厭，她常常是很可愛的！今天她給我們每人十幾塊惹惹糖。這是真的，海娜常常對我說：「你還不知道呢，她有時會變成一隻猛獸，你的姊姊平常待我却是很好的。」最奇怪的，朵鸞說起我們倆的時候，不是「小東西」，就是「小孩們」，好像她自己從來不曾做過小孩似的；其實，她從前比我們現在還小得多。她現在是第四班，我們是第一班。

明天我們要到梯羅省的卡屯堡去。我非常高興。海娜今天同她的母親和莉蕊到匈牙利去看他們的姨父和姨母。她的父親去檢閱軍隊了。

七月十九日。

在假期中，每天記日記是很困難的。一切都很新奇，只是

沒有工夫寫。我們住在樹林中的一所大房裏。朶鸞單獨霸佔着前廊寫字。後

廊蒼蠅之類太多，什麼東西都被蒼蠅弄髒了。我最恨蒼蠅一類的東西。被人佔

去前廊，我決不甘心的。但是，父親說：「不要爭吵了，孩子們！」（哼！她也

是孩子！！）父親是很對的。她常常擺出那樣的架子，因為她十月裏就是十四歲

了。「前廊是公用的」，父親說。父親始終是公平的。他不讓朶鸞欺侮我，但

母親每每偏護朶鸞。我今天要寫信給海娜。她還不會有信給我。

七月二十一日。

海娜寄來一封可愛的信，有四頁之多。倘若沒有她，我

真不知怎麼好了！她也許八月裏要來，否則，要我到她那裏去。我想，我寧可

到她那裏去。我喜歡常常做客。父親說：「我們看吧，」這就是他允許我去的意

思。當父親和母親說「我們看吧」的時候，其實就是說「好的」；但他們不說「好

的」，所以有時不能實行，也就不能說他們失信。父親一切都由我去做，只要我願意；但母親不是這樣。倘若我肯規規矩矩地練習鋼琴，她也許會讓我去。我一定要去走一跑。

七月二十二日。海娜來信勸我必須每天記日記，做人必須踐言，我們曾經約定每天記。我……

七月二十三日。真糟，一點工夫也沒有。昨天，我正在記日記的時候，他們又要打掃房間，涼亭又被朶鸞佔去。一直到現在，我不會寫過一個字，而且放在前廊的紙片統統都吹散了。我們都用活頁紙片記日記。海娜說活頁紙片最好，免得撕破。但我們彼此約定，不許丟掉一頁，也不許撕掉一頁。我們爲什麼要撕掉呢？對朋友應該什麼話都可以說。倘若不能這樣，那就是泛泛之交了。我昨天正要走進涼亭的時候，朶鸞惡狠狠的瞪着我說，「你要什麼？」好

像這涼亭是屬於她的，正和上次露佔前廊一樣的心思。她真太討厭了。

昨天午後，我們登科伯勞山頂。那裏十分可愛。父親非常高興，我們用松子打來打去，十分有趣。我向桑黛擲去一粒松子，正打在她的抹胸上。她就大叫起來。我也大聲說：「沒有打痛。」她走過我身邊的時候，她罵我說，「豬」！不要緊，她一定知道我不是有意打她。我要知道她每天寫給伊呂卡是些什麼話，她日記簿上寫的又是些什麼話。母親身體不舒服，仍舊住在家裏。

七月二十四日。今天是禮拜日。我最喜歡禮拜日。父親說：「你們這些小孩子，天天都是禮拜日」。這句話在假期裏是對的，但平時卻不對。這裏的農夫和他們的妻子小孩都很好看的，穿着「梯羅式」(Tyrolese)的衣服，正和我在戲院裏所看見的一樣。我們今天都穿着白色的衣服，我無意中坐在幾粒櫻桃上，染了一塊櫻桃汁。所以今天午後，我只得穿着水紅的衣服出去散步。也

好，我本不願和朵鸞穿一樣顏色的衣服。我不知道爲什麼一定要人家認出我們是親姊妹。讓人家當我們堂姊妹好了。她也不願意和我穿同樣的衣服，我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渥士華一禮拜以內要回來，我很高興。他比朵鸞大，但我和他很相投。海娜來信說，沒有我，她覺得寂寞；我也是一樣哪！

七月二十五日。我今天寫了一封信給普羅克小姐。她住在亞琴西。我喜歡看見她。我們現在每天午後洗澡，洗了澡還要出去散步。但今天整天大雨。我的畫匣不曾帶來，又不許我讀書，無聊極了。母親說：「倘若你現在把你的書都念完，你將來要沒有書念了。」話是說得不錯，但我既不能出門，又不能打鞦韆。

下午。我應該再寫幾句。我和朵鸞大鬧了一次。她說我亂翻她的東西，完全是她自己糊塗。她以爲她的東西會使我羨慕。她昨天把她給伊呂卡的信拋

在桌上，我只讀了一句：「他像希臘的神一般的漂亮。」我不知道「他」是誰，因為正在看的時候，她就走進來了。也許是克蕾羅蒂，她常常和他打網球，兩個人好的奇怪。說到漂亮，哈，那是沒有標準的。

七月二十六日。真巧，我把我的玩具箱帶來了。母親說：「下雨的日子，你可以拿來玩玩。」說到弄玩具，我的年紀自然太大了；但我現在不過十一歲，我還不妨替傀儡們做做衣服吧。凡人作一樣事可以學一樣本領；做完一件事的時候，可以得到一種快樂。母親替我剪好了材料，我正在縫，朵妮走進來了，她說：「哎喲，這小孩替傀儡縫衣服呢。」不要臉，好像她從來沒有弄過傀儡似的。況且我也不是真想再弄傀儡。她在我身邊坐下，我故意縫得很快，針子碰着她的手，在她的手上刺了一條痕。我連忙說：「呀喏，對不起；但是你太挨近我了。」她應該知道我為什麼要刺她。她自然要向母親去多嘴，由她去罷。